

太平天国史论考

聖

輯

車
目
永
錫
天
祿

天
父
上
帝

天
兄
基
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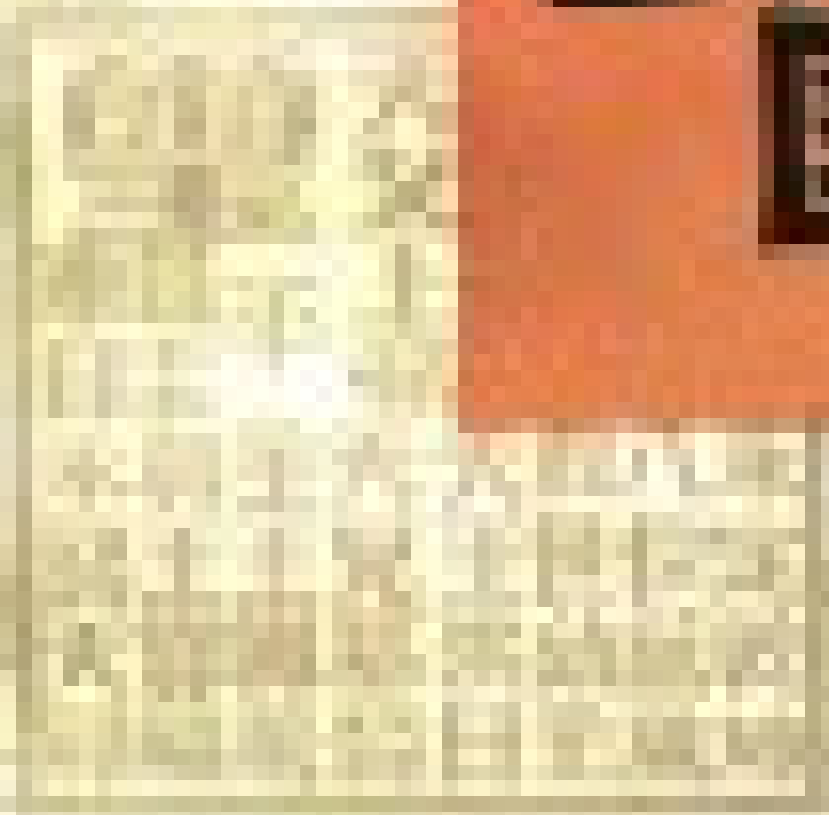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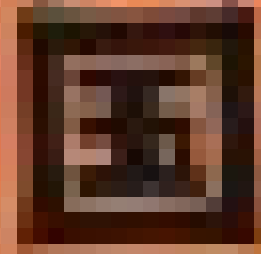
天
王
洪
日

救
世
幼
主

八
位
萬
歲

永
定
乾
坤

太平天國
聖諭



太平天国 史论考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
研究室 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太平天国正朔补考

- 天历应排到何年补订 罗尔纲 (1)
- “太平天国印书”版本考略 祁龙威 (9)
- 太平天国天京遗址述考 郭存孝 (30)
- 《独秀峰题壁三十首》的作者是谁? 谢汉强 (56)
- 黄生才不是太平天国北伐援军主帅
- 关于《黄生才供词》考 周衍发 (60)
- 太平天国“旗制”试说 王庆成 (71)
-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关系试探 方之光 (109)
- 太平军初期战术研究 崔之清 (137)
-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的人口与土地问题 陆仰渊 (168)
- 论太平天国前期赋税政策的演变 姜 涛 (179)
- 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经济和土地问题 翟国璋 (219)
- 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 高光汉 (235)
- 也评赞王蒙得恩 韩肇明 张介文 (260)
- 太平天国婚姻制度蠡测 刘荫运 (274)
- 浅探太平天国诗歌 白 坚 (295)
- 论江忠源 石培华 (324)
-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再补遗 周其忠 王兴福 (364)
- 介绍石达开入湘后的几件档案史料 蔡少卿 (368)

章型的《烟尘纪略》	董 竞 (378)
太平天国时期浙江淳安的一张物价表	邹身城 (387)
关于张绍良的《蒙难琐言》	蒋顺兴 (392)
关于钱鼎铭的一块碑文	吴聿明 (402)
关于王德森《记程忠烈公计诛苏城 降酋事遗闻》	陈兆弘 (405)
伦敦公共档案局所藏太平天国初期十士兵的供述	[日] 小岛 晋 治 高兴祖 译 (407)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北京(二)	[俄] K.A. 斯卡契柯 夫 崔之清 译 (438)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周庄团练”与陶煦	[日] 小林幸夫 苏林岗 译 孙日明 校 (460)

太平天国正朔补考

——天历应排到何年补订

罗 尔 纲

一九五四年，我撰《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阳历日对照表》，根据中外记载天京失陷后南方太平军行使天历的情况，和《遵王赖文光自述》所记“丙寅十六年秋”的太平天国纪年，定天历应排到戊辰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梁王张宗禹领导的军队在山东徒骇河覆败为止。这一天，相当于清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一九七四年三月，我曾根据上述文献和史料写了一篇《答紫金山天文台问天历应排到何年》，后来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内。

到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光明日报》第一五九期《史学》刊有吴雁南同志《太平军最后失败与太平天国纪年》一文说：

太平军作战坚持到最后失败的一支，是活动于黔东南的李文彩部太平军。……他领导的太平军……同清军激战，不利。……这年四月，在思州、镇远间的牛塘遇敌，激战，失败。……

李文彩率领的这支革命军，同贵州的苗民起义军等紧密联合、共同作战，虽然始终以太平军的旗号出现于战场之上，但其纪年如何，尚未发现文献资料，不敢擅断。太平天国纪年有文字可考的，其最晚者当推陕北的一支捻军的纪年。《民国宜川县志》卷十五《军警志》说：

“(同治)七年十月，西捻余党小燕王张总愚(即张宗禹)，由湖北入陕，入北山，欲绕道黄河冰桥，经山西往北京，号称十万之众，南北亘数十里。……直至十月十三日晚，过冰桥，入山西境北去。……捻众过河，遗下余党袁姓，……复返去保安属之金鼎山，啸聚数百人，于(同治)八年四月入宜川，踞云岩镇，补葺城垣，修海(?)壕，为久居计。出皇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据江地同志考察，这支捻军在云岩镇时已有五千余人，仍然是一支拥有充分权力的革命大军，当然可以视作捻军革命事业的坚持者。从当时革命者本身的纪年来看，太平天国的纪年至少已达“太平天国十九年”。目前，人们谈到太平天国纪年，或者以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为下限，或者以一八六八年捻军的失败为下限。笔者认为历史学家有权利取舍史实，评论历史得失，却不可去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太平天国的纪年首先应当尊重当时革命者本身的纪年。如果这个意见不错，太平天国的纪年至少应终止于一八六九年。

吴雁南同志论历史学家“不可去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太平天国的纪年首先应当尊重当时革命者本身的纪年”的意见是正确的，当地方志上曾有“太平天国十九年”的记载，是他首先指出来的。

现在，我根据吴雁南同志的发现，去考查《民国宜川县志》所记是否可信。这部《宜川县志》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修的。这篇记载，附录在卷十五《军警志》清同治年间纪事后，标题为《同治年回变略记》，未记明著者，惟在题下注出处为“民国十七年薛观骏《宜川续志》”。此记末著

者自述是据他父亲玉鉴对他说的话来写的。查同书卷二十五《人物志》五《孝友》清代人物，有薛玉鉴，记其事迹说：“其次子观骏，字应星，即民国十七年《宜川续志》采修者”。据此，知这篇《同治年回变略记》的著者是薛观骏，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编纂《宜川续志》的人，这篇记事，就收在他编的《续志》内，并可知此记当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薛观骏修志期间。又查薛观骏修志时任陕西宜川县教育局长^①。其父薛玉鉴，据归绥财政厅长吴本植所撰八十寿文，从“宜川望族”，“上郡名家”两句，知为宜川地主阶级分子；“座拥皋皮”，“西湖教授，无让于胡瑗”，“身隐名高，想见商山之老”等句，知是在家乡教书的塾师。案这篇八十寿文，收在薛观骏纂《宜川续志》卷末，从文中“观骏君体亲好善之心，托业活人之术。水饮上池，精研内经”的话，知薛玉鉴八十寿辰时，薛观骏的职业是医生，还未从政，他做宜川县教育局长是在一九二七年，薛玉鉴八十寿辰当在一九二〇年左右。据此推算，薛玉鉴约生于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左右，当他亲见袁大弼在陕北活动时，已是约三十岁左右的壮年人了。薛观骏在这篇《同治年回变略记》末郑重声明说：“以上各劫，系家严玉鉴公亲身阅历，故常备细述之，谨记数端，俾后之君子有所闻焉”。薛观骏称其父为“家严”，而不称“先严”，说明了他写这篇记事时其父薛玉鉴还生存。从以上所考，知这些事实，是薛玉鉴在壮年时“亲身阅

^①据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薛观骏修《宜川续志》自序。案这部续志，有宜川教育局石印本（据《民国宜川县志》卷二十七《丛录·民国十七年薛续志自叙》标题下注）。我未见该石印本，本文所引《宜川续志》文，都是据自《民国宜川县志》的辑录。

历”的，这人是宜川县地主阶级的一个有文化的塾师，到老年后，对他的儿子薛观骏等“常备细述之”。至执笔记这些事实的人薛观骏，也是当地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并且是在修本县续志时所特地撰的，而撰写的时候，其父薛玉鉴还生存。据以上种种情况来判断，可见其所记是可信的。

薛观骏所记有关袁大廷在陕北活动的事实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事情隔得久了，老年记忆不清楚，他的父亲薛玉鉴对他讲述时就不免有些错误。为了稽考清楚，应先把这一段记事全录于后：

（同治）七年十月，西捻余党小燕王张总愚，由湖北窜陕，入北山，欲绕道渡黄河冰桥，经山西往北京，号称十万之众，南北亘数十里。小燕王在云岩上川驻扎行台，门首有二联，其一曰：“赤手撑天，复扶大明疆土；丹心捧日，仍照汉代衣冠”。其二曰：“虎贲三千，直达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十一月初，前哨行至黄河岸，未得过，复返云岩川南原一带。官兵追者数十营，只隔三、二日，扎在河北一带。直至十一月十三日晚，过冰桥，入山西境北去。邑人云：“郭营杆子相（湘）营炮，孟字营的好旗号，老向营的过山鸟”，皆莫敢撄燕王之锋。传闻捻首有令，不准烧杀，惟到余村杀生员薛培英，因戴满清秋帽之故也，其妇在堡定寨闻凶耗，投崖而死，烈矣哉！

捻众过河，遗下余党袁姓。先是总愚九月间遣袁带兵一哨侦探冰桥时期，来则太早，到宜访明，“小雪流裂，大雪合桥”，由西川回报，与张相左，大部已由云岩川渡

冰桥矣，追之不及。复返至保安属之金鼎山，啸聚数百人，于八年四月入宜川，踞云岩镇，补葺城垣，修海壕，为久居计。出皇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人民不服，即四面围攻土寨。左右各寨多破，有围至日久，渴死人畜不少者。又将四方之麦尽刈收之，运入云岩。六月，余知县请得楚军统领刘建吉带来大兵三营，开花大炮一尊，在对面洛冬峁架击云岩，炮弹每个十余斤，南城门上魁星楼亦被轰倒。相持二日，捻力不支，夜遁西走。官兵入云岩，麦籽满目皆是，派民人运入城中，盖啸聚者环县，固原之人居多，因年荒入夥，俱带有家小也。

薛观骏所记的燕王为梁王之误；张总愚系清朝统治者把梁王张宗禹的名字读歪改为意义不好的字。考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清同治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捻逆渡河犯晋自请从重治罪折》^①，知梁王张宗禹大军从陕西宜川县龙王辿冲过黄河冰桥，是在清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三夜，即太平天国丁荣十七年十一月初三夜。薛观骏误为清同治七年（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晚，年份记错了一年，日子也把二十三夜记错为十三夜。又考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编，到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编成的半官书《平定关陇纪略》卷四记梁王张宗禹部将袁大埏占领宜川县云岩镇，是在清同治七年闰四月，即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四月。清军于五月来攻，袁大埏于夏历五月二十九夜（天历六月初二夜）乘大雨撤退，第二天清军入云岩镇。清西安将军库克吉泰，署陕西巡抚刘典

^①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三。

以攻克云岩镇向皇帝奏闻^①。薛观骏误记袁大弨占领宜川县云岩镇为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四月,被攻陷为六月,时间记错了一年。考当时宜川县贡生古丽中所撰《□匪大乱宜川记》^②叙他的亲见事说:“同治六年,……十一月冰桥合,长毛渡黄河,湘营郭营兵在后。……七年……四月,土匪袁聚群盗踞云岩,寻被官兵打开”,也与官书相同,而薛观骏却错记了一年。薛观骏先把梁王张宗禹大军从冰桥过黄河的时间记迟了一年,从而袁大弨占领云岩镇也就跟着迟一年了。又考左宗棠清同治八年五月十九日《陕境肃清进驻泾州督办甘肃军务折》^③,知袁大弨冲出云岩镇后,于这年冬间始占保安县老岩窑。薛观骏却误记袁大弨先占领保安县金鼎山,第二年才入宜川县占领云岩镇,也先后颠倒了。这些都是记错的地方。

薛观骏这篇《同治年回变略记》的记事虽有记错的地方,但是,它却记下了两件重要的事实,一件是袁大弨留在陕北,是因先来宜川县侦探冰桥时期,回报与大军相左,追之不及。尤其关系重大的是记载了袁大弨在陕北颁布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的“皇告安民”,不但进一步证实以前天历应排到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的考证,而且,使我们得到了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纪年的记载。这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着看清楚这一件大事,还必须对袁大弨在陕北战斗的

①据清同治七年六月甲子谕,见王先谦《同治朝东华续录》卷七十三。

②见薛观骏《宜川续志》卷末《杂记》。

③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

历史再作一些扼要的稽考。据薛观骏《同治年回变略记》，知袁大弼是梁王张宗禹要从陕北经山西攻北京以救东路赖文光军时派他率领一小队来侦探冰桥时期的，他到宜川县访明，“小雪流裂，大雪合桥”。他回报，与宗禹相左，大军已渡过冰桥，追赶不及。

据《平定关陇纪略》卷四记载，袁大弼过不得黄河，折回陕甘交界地方，招集当地起义队伍三千多人，清朝溃勇^①三百多人，又组织甘肃饥民，约共万多人。因甘肃境内无粮，于清同治七年（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闰四月，占领宜川县云岩镇，打算踞这里以窥伺山西抢渡黄河，与大军会合。五月，清军来围攻，大弼率部队以土炮擂木滚石迎击，战斗半月，踞守不下。终因队伍新集，未经训练，给敌人开花大炮轰击，伤亡不少，军心不齐，难以久守，于雨夜撤出，给敌人先扼断去路，并布置下截击部队，全军覆败，死亡和被俘牺牲五千多人。

据左宗棠《陕境肃清进驻泾州督办甘肃军务折》，及参考《平定关陇纪略》卷五记载，袁大弼率壮士数十人从云岩镇冲出后，于清同治七年七月间，在宜川县燕曲堡收集冲出部队和甘肃饥民、散勇八、九百人，复被清军击败。冬间，占领保安县老岩窑，又招集游民、散勇数百，邻寨人民都蓄发归附。大弼编为五队，每队设一指挥，一将军带领，瞰清军进止为趋避，倏忽狎至，展开游击战，敌人不能得其踪迹。

明年，时维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这时候，梁王张宗禹全军在山东徒骇河覆没的消息已

^①清代兵制，国家经制的军队叫做“兵”，临时召募，事竣遣撤的军队叫做“勇”。溃勇，就是作战被打散的勇。

传遍陕北。袁大弨为唤起人心，乃大张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布告，宣传太平天国正朔，号召陕、甘人民起来继续战斗。薛观骏《同治年回变略记》所记袁大弨“出皇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正是此时的事。薛观骏记为袁大弨占领云岩镇时颁布是记错了的。

至于袁大弨全军在陕西保安县老岩窑牺牲事，左宗棠《陕境肃清进驻泾州督办甘肃军务折》里有详细的记载。袁大弨军驻地给清军侦知，是清同治八年四月初。夏历四月初五夜，清军潜师来袭，黎明抵近老岩窑三十里的马蹄沟，卡垒被攻下，敌人夺隘而入，他卡也陷落。夏历四月初七日，清军分路直逼老岩窑，其地绝险，苦攻竟日，无法近洞口。乃用从岩顶凿石立柱潜缒偷攻计，于夏历四月十七日黎明，乘夜战方过，守军已酣睡，清军从岩顶抱皮绳缒下，闯入洞内，大弨惊醒，急呼将士抗拒，已措手不及，全军牺牲。时维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庚申星期六，清同治八年四月十七日己未，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太平天国纪元有文字记载可据的到这一天为止。

在这里应该指出太平军作战坚持到最后失败的一支，是一八七二年在贵州牺牲的石达开部将李文彩部队，他应该也是用太平天国纪元的。但现在还没有发现他用太平天国纪元的记载。如果将来发现，并且经过考证是可信时，太平天国纪元的年数，还是要照加的。

“太平天国印书”版本考略

祁 龙 威

太平天国颁行了多种书籍，统称“诏书”，后代学者称之为“太平天国官书”，现称“印书”。“太平天国印书”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共计二十九部，其外若干部。太平天国灭亡后，“印书”大量被毁灭，但在国外却保存了一批。迄今我们知悉的，以英国为最多，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藏有“太平天国印书”，世间简称为“英院本”、“剑桥本”、“牛津本”。在法国的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在德国柏林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在荷兰的莱顿大学，也都藏有“太平天国印书”，简称为“巴黎本”、“东校本”、“柏林本”、“莱顿本”。还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太平天国印书”若干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太平天国印书”。迄今，总计已发现四十二种。国内已翻印了四十种。

经过前辈学者的校勘，发现“太平天国印书”有不同的版本。有种种特征，反映了“太平天国印书”的初刻与后刻之别。研究“太平天国印书”，必须弄清这些差别。兹依“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二十九部的顺序，比较国内外所藏“太平天国印书”原件或抄本的版本，逐一说明之。在“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之外的，附后。

“太平天国印书”的各种版本

《天父上帝言题皇诏》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一本，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五部。

剑桥大学藏两本，甲本与“英院本同”，乙本封面题“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一本，与“英院本”同。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一本，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四部，比“英院本”少《太平救世歌》一部。

总上述，现存《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共有三种版本：癸好初刻本、癸好重刻本、甲寅再版本。萧一山据“英院本”即癸好重刻本影印入《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简称“萧辑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太平天国》据“萧辑本”排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印书》据“萧辑本”影印和排印。

《天父下凡诏书》（一）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一本，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

剑桥大学藏一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其中天王不称“朕”而自称“秀全”。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一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其中天王已改称“朕”。

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藏一本，与“巴黎本”同。

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藏一本，与“剑桥本”同。

总上述,现存《天父下凡诏书》(一)共有两种版本,一本初刻,一本修订重印。程演生据东校重印本辑入《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简称“程辑本”)。《太平天国印书》据柏林初刻本影印和排印。

《天父下凡诏书》(二)

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藏一本,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二十部,迄《天朝田亩制度》,可证为癸好三年最后刊行的一部。程演生据以辑入《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太平天国》据“程辑本”影印和排印。

《天命诏旨书》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两本,封面均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

剑桥大学藏一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一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五部,至《太平救世歌》为止,卷尾有癸好三年“天王诏旨”。

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藏一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四部,至《幼学诗》为止,卷尾有癸好三年“天王诏旨”。

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藏一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卷尾癸好三年“天王诏旨”的字体、墨色、纸色均与全书不同,可证是增版时补入。第六页下“辛开七月十九日”巴黎两本均作“辛亥”,显见是不同版本。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一本,与“东校本”同。

总上述,《天命诏旨书》现有三种以上版本,“柏林本”刊刻最早。巴黎两本也有先后。程演生据“东校本”辑入《太平天国

史料·第一集》。《太平天国》据“程辑本”排印，《太平天国印书》据“程辑本”影印和排印。

《旧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旧遗诏圣书》二卷：一、《创世传》，二、《出麦西国传》。“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又藏《钦定旧遗诏圣书》六卷：一、《创世传》，二、《出麦西国传》，三、《利未书》，四、《户口册记》，五、《复传律例书》，六、《约书亚书记》。封面也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但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二十九部，已包括庚申十年颁行的《王长次兄亲眼亲耳共证福音书》在内，可证已是庚申十年以后刻本。第一卷第十四章末段有洪秀全批注。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出麦西国传》一卷。

上海图书馆藏《旧遗诏圣书》四卷：一、《创世传》，二、《出麦西国传》，三、《利未书》，四、《户口册纪》。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四部，至《幼学诗》为止。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卷《创世传》，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三部。

《太平天国印书》据“上海本”影印和排印。

开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辑录了洪秀全对《钦定旧遗诏圣书》的批注。

《新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新遗诏圣书》一卷，即《马太福音书》，封面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五部。又藏《钦定前遗诏圣书》，凡五卷：一、《马太福音书》，二、《马可传福音书》，三、《路加传福音书》，四、